

警衆
若先生編

破涕錄

民權出版部發行

序一

客有問於余者曰。李子之破涕錄。中多閭巷猥瑣之談。村野粗俗之語。其之誌怪搜神之作。更覺荒唐。揆之諷世警俗之心。亦無寄託。愚夫稚子。讀之而神怡。道學搢紳。見之而色變者也。以李子之才之學。欲從事著述。何書不可爲。而乃出之以滑稽游戲。竊東方淳于之故智。搖唇鼓舌。嘖嘖不休。既無功於社會。且有損於人心。李子獨何取於是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李子之著此書。蓋別有深意。所謂哭不得而笑笑。有甚於哭者也。夫志士之所具者。良心。人生之難。開者笑曰。吾輩不幸。生此五濁世界。莽莽中原。睚一片荊天。棘地。茫茫前路。費幾回。苦。停辛一點。良心既不能自泯。百年笑口。又胡以自開。追念遺烈。雪峴山之涕者。有人。顧瞻國步。作新亭之泣者。有人。慨念身世。下窮途之淚者。有人。憂國憂家。各懷苦趣。斯人斯世。欲喚奈何。不數言而中國之志士。且將憔悴以盡。只餘一輩軟媚人。庶歌。而樂昇平矣。李子憂之。爰著是書。以愚吾至親至愛之同胞。爲溫愁滌煩之資料。消磨此可憐日月。延

長此垂死光陰。庶幾中華民國共和之真種子。不遽絕於此日。而支離破碎之山河。以一哭送之者。猶不如姑以一笑存之也。然則李子之書。實大有功於社會。大有益於人心。烏得以荒唐二字概之哉。且也。今之著作家。亦夥矣。或屬陶情之作。或詡經世之書。車載斗量。日新月異。而究其內容。鮮有能副其名者。李子書以破涕名。而有能使人破涕爲笑之實際。雖曰小道。較之純盜虛聲之著作家。不已多乎哉。客無言而退。爰錄是語。弁諸簡端。

民國三年十一月海巫徐枕亞撰於滬江客次



序二

悲風怒號。重陰寒沍。吾人痛哭流涕之不暇。誰能破涕爲笑者。而李子曰。破涕破涕。毋乃哀樂之失時乎。雖然。吾聞之矣。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以不能破之涕。而破之。則無涕。甚於有涕也。李子其楚狂之流亞歟。吾披其書。蒙人寓言。齊贅隱語。用意蓋別有在。其強作笑顏。實一副傷心淚之所化。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以不知。讀破涕錄者。亦知李子之用心否。

民國三年十一月既望倦鶴序於蘆蕩之寓廬



序三

壽州李警衆。振奇士也。能以詼諧之筆墨。寫傷心之懷抱。著破涕錄。一時傳誦。今付剞劂。命序於余。余於辛壬之間。曾輯捧腹談。自序有云。腥膻徧地。獨抱恨而訴與誰。烟水連天。嘆有家而歸未得。破涕爲笑。蓋亦無聊之至耳。今可以移贈警衆。余詼諧不及警衆。傷心庶乎相同。知我者警衆耳。夫安能已於言。友人胡寄塵序。



序四

蓋聞陰陽無并毗之時。哀樂有相生之義。是以越王抱柱。長嘯而終。齊嫪絕纓。極樂是戒。若天下既瘁。而人性不愉。饑鼠多憑社之憂。崩榛興塞途之感。山河黯澹。新亭之淚幾乾。壯士傷悲。易水之歌欲啞。則含酸茹歎。意懶心灰。食兼肴而不肥。被重裘而不煖。睹琨瑤而不悅。聽管弦而不懽。慘慘悽悽。恍恍惚惚。吳質以長愁多病。崔駰以不樂損年矣。然欲養心。端宜寡欲。譬以無爲之藥。飲以淡薄之湯。刺以元靈之針。炙以淳朴之方。與可不能噴飯。匡鼎無由解頤也。無已其讀破涕錄乎。破涕錄者。予友李子警衆所輯。是辟惡之香。是掃愁之帚。思如秋水。詞比春華。具波譎雲詭之奇。神養性怡情之用。顏開包拯。無俟黃河之澄清。錄并康駢。詎讓劇談而專美也哉。發刊日。是爲序。

民國三年秋毗陵李定夷謹譔

序五

余輯破涕錄。夫豈得已哉。顧今日者。國事凋蟻。大道榛蕪。官邪之朝。惡嫉清議。代表輿論之機關。視如貫心之毒矢。必欲芟蕪蘊崇。以摧折其萌蘖。掩垂絕之呻吟。使吶之而不敢吐。諸喉舌之間。若夫杜牧罪言。賈誼痛哭。韓非說難。不韋孤憤。其足以激蕩民心。轉移國步之不平。鳴舉不爲時勢所容。納即無町畦之辭。以爲爰書。將凡直道之民。公評月旦。乃於已勿利。稍有異同者。則悉被以莠言亂政之科條也。噫。又何異祖龍坑儒。箝制萬口者乎。我生不辰。丁此濁世。但知明哲奚裨。救時爰述笑談。藉破岑寂。事非幽怪。意屬滑稽。寓諷刺於嘲訕。略釋胸中抑鬱。命名之旨。胥在是矣。嗟乎雲海蒼茫。空作楚囚之泣。河山危殆。願效杜宇之啼。無國無家。孰賓孰主。雖曰破涕。夫豈得已哉。

中華民國紀元之三年十一月壽州李鐸警衆識 紅冰碧血館

破涕錄

(一)

(警察)

有一西人聞中國已改共和特來觀光初入都見政府所辦一切新政規模已略具心竊數服繼乃漸審其內容皆腐敗遂欲推究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卒不可得適見某處有華式房屋出租入視之見四壁新潔不著纖塵其壁遂賃居之一日偶以手擦其壁所糊紙立破泥土隨指下不覺大驚諦視之始知其四壁皆壞墻於是恍然大悟曰此殆所謂中國之共和乎吾以是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矣余聞之亦然其說曰昔明人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今當本此而爲之下一轉語曰紙糊共和泥塑政府

劣民云余素無夢昨晚忽夢在京師晉謁大總統大總統面內向而語余曰汝何官任何事來何爲余自覺應對如流鞠躬而前曰我平民爲報界之一分子來此將述政見總統曰試言之余於是復侃侃而譚曰取消議院解散省會停止自治人民對此措施莫不歡欣鼓舞僉謂大總統勵精圖治從此可以長享太平不意政議會約法會議參政院等忽又相繼而成立殊不能測大總統之高深疑懼滋多不敢緘默大總統曰余探某秘書之說所以重民意也余曰大總統爲人民代表大總統之意即民意也豈別有所謂民意者乎大總統點首者再既又大笑不可仰然大總統此時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余遂爲之警醒

有繼學究對京貨店購共和鏡店主却之曰小店祇有掛鏡坐鏡西洋鏡之類共和鏡未之聞也學究曰吾聞

書鋪中尚有兼售此者。豈京貨店而反無之乎？店主因指中華書局曰：對面即是書舖先生。儘可往購之。余店則實無是物。學究不得已趨趨行至書局。見主人告以故。主人答曰：共和鏡者係近時名人所著之書。非鏡也。學究佛然曰：欺余哉！君也。吾雖鮮有聞見。然據通人傳述。知共和鏡取以照人。則可知共和面貌之真假。曾在共和圖書館購得者。今如君言。足見共和圖書館真是名稱其實。若貴書局則雖以中華為名。並無共和之實。以此推之。便可知中華民國亦未嘗有共和之實際。而貴書局真可算是中華民國之代表矣。主人聞其滿口胡柴。大憤叱之曰：君受人誑致以書為器。正所謂知其表而不知其裏。與今之譚共和者何以異。遂揮之門外。不復與較。學究仍懷疑而去。

別人種者。以色列曰黃。白。紅。櫻。黑。合世界言之。大抵黃。白。種佔多數。紅。櫻。黑。三種遠遜焉。咸曰：此之謂優勝劣敗。優者有用。劣者無用。試徵之藥肆。如人中。紅。人中。櫻。人中。黑。皆為絕未聞見之名詞。惟人中。黃。與人中。白。則藥肆推為有用之材料。非其明徵耶？聞者大笑不止曰：不圖全世界竟是一家大藥店。

有人宰羊。羊求救於牛。牛曰：爾以我為龐然大物乎？吾乃食草者也。胸中茅塞已甚。安能如人之機詐？不久亦將為盤中肉。自顧且不暇。遑能為汝計？羊曰：然則汝徒有偉觀者乎？牛哭曰：汝軀小。宰汝者只須一刀。即足了。却爾生命。吾體較大。彼宰吾者必合數人焉。先擊我手足。繼繫我頭角。分割縷切。更不知有幾許痛楚。吾也能不悲時有一虎作傍觀。笑曰：汝曹怕人終為人食。吾不怕人人反怕為吾食。故當此競爭世。絕對不講公理。

苟身軀龐大而毫無發奮爲雄之態則終難免於弱肉強食自命爲大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富室某置一園有池畜鼃數百頭一大鼃性狡黠摧殘同種幾無噍類園丁某白其狀於主人主人叱其妄誕
園丁憤而死於是大鼃橫行池上益無忌憚庖丁某甲素嗜鼃肉久涎大鼃肥而美恨不得其隙一口主人外
出甲乃與同伴某乙商網得之奏刀霽然遂剖其腹甲忽大驚告乙曰余食鼃多然絕未見如此物之血既涼
而心復黑者殆有異乎乙答之曰汝真少見而多怪者汝不見現在官僚祇知罔上凌下蹂躪同類何莫非黑
心涼血者流況蠢頑不靈之鼃乎言畢主人自外歸見殺其鼃怒縛而撻之乙對曰此鼃血涼心黑不殺將爲
君禍余今除之不見德亦足矣何必恨主人異其言往觀之果如所說於是驚詫不置命速烹之但聞一種腥
臭之氣令人爲之掩鼻以不能食始棄之

曾記往年瓜分警報傳入中國有人告慰曰君等毋恐頃聞河南山西兩省不在瓜分之列尙能作避地計余
聞之而嘆曰若然則瓜分以後之中國得不謂之河山依舊乎聞者皆破涕爲笑
有一大腹賈置姬妾疲於奔命一夜逃臥別室羣妾偵知之排闥而入揭幃掀衾爭揮以拳大腹賈歎曰嘗
聞人言中央集權（權拳同音）不得其解原來就是這樣

有某新婦見鄰婦著套褲乃將衫袖割去而作之及著衫雙肩俱露又割袴岔補之及穿袴臀肉不掩復將前
割衫袖連合之愈裁愈窄愈補愈破鄰婦笑之新婦罵曰老頑固安知維新之法

歐風東漸以來。崇拜西人者不一而足。有相與敘談研究崇拜西人起於誰何者。忽一人曰。是不必研究。吾素知爲秦文公。或請其說。對曰。吾人自稱其國曰中國。又曰中央之帝爲黃帝。又曰吾黃種皆黃帝之後果。如所言可知。歐西之白種人。其自稱其國必曰西國。西國之帝必爲白帝。彼白種者皆白帝之後也。史記封禪書載秦文公作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然則非崇拜白人之祖師耶。

方液仙有新黨之笑談三則。錄之以實余之破涕錄。其一云。某甲奉書於其父。稱曰。某某同胞。鑒父怒甚。復書責以瘋狂。甲答書云。世界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中國四萬萬人皆同胞也。汝非國民之一分子耶。汝自別於同胞之外。則汝非人也。其父閱書氣忿而死。其二云。某乙在途任意洩溺。人責之。乙忿曰。洩溺我自由權也。汝侵我自由。乎。侵人自由。與害人生命等。握拳欲與之爭。人以其不曉事。理一笑置之。其三云。某丙與其父不知何故。忽起衝突。始以口舌繼以械鬪。其族長訓斥之曰。汝知人倫之道乎。丙曰。爾亦知我乃實行家庭革命者乎。其國欲富強。必自家庭革命始。矧處此競爭世界。優勝劣敗。不然。吾將處劣敗之地位矣。其族長大憤。以杖擊其首。首破血流。丙大笑曰。吾流血矣。吾犧牲吾生命。吾將以吾血染成文明世界矣。族長知其不可理喻。太息而已。

某代人襄作書與夫。稱夫曰伯。或詰之。某曰。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之證也。按近日相傳某留學生見父稱之曰仁兄。見母揖之曰長嫂。別來無恙。毋怒罵之曰畜生生。又曰文明世界不以惡語傷人鄰。

人聞之間生曰媼係先生何人生曰同胞之妻耳聞者捧腹

某君遊歷至馬賽某西人問之曰貴國古時有女媼氏能煉石補天此石不知如何煉之某君曰所謂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殆卽女媼氏煉石所用此學識非貴國所有也某西人曰然則貴國古時誠有補天之術乎今日者東北之地幾陷於日俄西南之地又陷於英法不知貴國尙有補地之術否某君曰吁吾國今日祇有縮地之術聞有補地之法也

某甲嘗言曾遊歷各國翹翹然自負不凡一日某會社召之演說海外奇談以廣聞見甲欣然往至則衆人鼓掌歡迎昂然登壇儼然大演說家之馬湘伯左顧右盼甚自得也俄而發言曰某年月日鄙人乘輪出口經印度洋入地中海而抵新金山卽登岸先遊美國風景絕佳言未已忽有人詰曰從印度洋入地中海北爲歐洲南爲非洲何有乎新金山新金山者東半球之南大陸美國在西半球之北大陸重洋遙隔先生之言殆欺我輩哉甲面赤舌撓抹汗移時忸怩曰君所言者舊世界鄙人所言者中華民國新發明之新世界語畢下壇而去

某君自號志士登壇演說必先痛哭涕淚交下與會之人莫不爲之感動以爲真是愛國愛羣之熱心人也一日在某處飲宴有他友誤着其服順手取夾袋內白巾拭面覺一股生薑辣氣衝鼻而來不禁淚潸潸下大疑試細認之方知誤服他人衣固卽自號志士之某君所有也

昔見某印刷所方印刷黃紙報條上書恭報貴府大老爺某某大美國大學堂卒業生字樣或謂此文何以要用大字曰老爺而不曰大則其稱不尊美國而不曰大則不足表示其留學之榮學堂而不曰大則恐見之者疑爲小學堂卒業生不以張貼門首爲貴也或又曰然則呼之爲大爺或呼之爲三大爺不尤簡而尊乎亟應之曰可

某甲留學東洋毫無所得歸國而後大吹法螺以通才自命妻某氏粗知文墨心鄙之屢諫不聽乃賦七絕十首嘲之詩皆同韻純以白話見勝甲讀之氣沮遂稍稍斂跡不復者從前之大言不慚惜余記憶力薄弱祇能追錄得兩首耳（一）檀郎今日喜回家和服翩翩耍眼花笑問三年何所得帶歸一個大西瓜（二）阿伊烏愛來到家逢人說得舌生花果然瀛島文明地得豆原來是種瓜

某校監督自命爲文學巨子一日出示諭諸生曰學堂爲文明極點之地學生爲文明極點之人以極點之人而居極點之地卽以極點之地而造極點之人其所造就正未可量諸生其勉之閱者試思此爲何種古文論調

有滑稽者某過二人於路狀如學究乃揖而請曰一字如何寫答曰一橫某卽作傾倒狀曰如今學堂裏人祇知道一字是直寫的君知橫寫是真希世之才矣連稱佩服不置

某甲騰小學堂圖畫教員之席好大言常以美術家第一流自命然其筆實平平無奇且煙癮甚深臉上作煤

灰色學生多不齒之。某日上堂教授先畫一直指示學生曰：此是縱綫。學生笑之。甲問：故黠者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煙槍。甲默然。又畫一畫指示學生曰：此是橫綫。學生又笑。不可仰。甲怒問曰：汝等何故笑？黠者又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烟針。甲無如之何。姑忍之。復畫一葫蘆形。學生笑。益譯曰：此分明似先生的雀籠。燈了。甲忿甚。欲下堂。迴顧壁上時鐘。未及時。祇得再爲敷衍。乃畫一拈弧。怒喝曰：這又似先生的何物？學生更狂笑不已。聲震屋瓦。囁嚅答曰：先所畫不過似先生的玩具。今所畫則儼似先生形體矣。甲問：何爲形體？黠者以手在唇邊作兩撇狀。答曰：似先生的鬚子。

江南法政學堂社會學某某員。日本留學生也。曾在講堂口授講義。有小雅中之幽風等語。聞者軒渠。而某絕不顧。或以詩嘲之云：高談元渺渺。長空絕說扶桑日。色紅更比尼山工。筆創新編小雅列。幽風又有人和之云。入座談經壓亞烏。滬瑟幽風小雅辨模糊。白綾博帶光頭腦。像煞碑陰字。總無兩詩蓋紀實也。

江南茶務講習所初辦時。外間卽有訾議。蓋其一切教員。純以運動而來。如教務長湯勤。以一人而兼數任。湯本兼動物學功課。當授至牛蹄與馬蹄之分別。湯不能辨牛馬之蹄。何者？爲奇數。何者？爲偶數。全堂大譁。有某生知其根抵不過如是。卽問以最淺近爲一般普通人所可知之。犀牛腿數。湯曰：四。學生哄堂。湯面紅耳赤。猶硬言曰：某生以書證之。湯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遂將講義一擲。憤憤不已。擬信他故以記某過。惟某憤懣。言毫無錯失。竟無法以難之。噫！此等不辨菽麥之教員。於教育一道。真如風馬牛人稱渠爲動物學教員。余竊

呼爲教員中之動物

徐州某學堂國文教員某頑固不堪綽號老古董每語諸生曰當今之世新學固爲急務舊學亦不可盡棄於是令作聯語者有令讀詞賦者蓋某教員於新學從未問津故藉此聊以塞責耳至講解各種教科書尤令人聞之噴飯其解倫敦謂人倫敦厚解巴黎謂巴字是地名黎是巴地的百姓解威廉第一謂他的威廉正要算世界第一論者謂自有某教員教育界遂多一種新名詞云

禮陵有崇實學堂者教員吳銘清自言科學優通今世罕匹一日講歷史至某課有一漢高祖繪像題云齊民爲天子之漢高祖（係用文明書局之蒙學教科書）學生以解齊民意義請吳答曰大約是齊國之民耳越數日又過諸葛武侯繪像題云外交家之諸葛亮學生潘某又請其註釋外交二字吳曰如七擒孟獲之類是也潘生曰然則聯吳拒魏云何吳半晌答曰那都是無一定的聞者爲之噴飯余曰此文明教科書之罪也於伊何尤

善化俞勅華以反對葬陳天華姚宏業事被湘人士拏獲於某妓家之草席中辦去衣剝醜不可狀某生戲贈一聯云其死也榮其生也哀天華千古勅華千古載寢之地載寢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喧傳於一時焉噫相鼠有齒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過死世何無恥之多耶

江西贛州各學堂教員授課一桌一椅一煙袋一僕供奉視爲常前清時有明德學堂者尤爲特別非爵一齒

一德一者不得充教員非披翎挂珠服補者不許上講堂殆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之風焉
余曰是爲沐猴而冠

揚州瓊花觀高等小學校初創辦時聘某新學家爲教員某爲滬上某校畢業生染時下習氣頗深好作大言
自詡於各科學無所不精先擔任理化教程因說理過深奧不合學生程度諸生相約不上其講堂校長出而
周旋之令改充算學教習不意又爲學生所窘因自請於校長謂諸生過桀驁願改任修身一科以誘之使馴
校長又許之某於是與學生諄諄道修身事學生益厭聞之一日因教科書中有手淫二字遂力勸諸生切不
可手淫致戕賊其生命諸生皆童冠大半未喻其旨間有二三點者則俱竊竊笑然自是以後全校學生即以
此兩字爲口頭禪且往往借作訐毀他人之語不曰某某在講堂上手淫卽曰某某因手淫得病而請假校長
聞之深爲駭詫乃諸生又謂手淫之事本非吾儕所知因某先生諄諄教誨始能辨其利害某聞語大窘遂不
能安於其位而去

南京江寧府學堂某教員爲學生閱文眼大如箕心細於髮學生每有所作必指明某處有病某處不治某處
宜增某處嫌冗某處應若何接筭某處應若何開合務必詳細批評然某心高氣傲凡同事所作亦好指摘一
意吹毛求疵因之人贈以百批金聖歎之徽號焉

友有家藏餽藝試帖甚富者余問何不燒之曰倘他年重開科舉以八比取士則此故紙堆中無一非瑰寶也

及察其人。則已入學堂充教員。而所言若此。彼未入學堂。與已入學堂。而抱此思想者。豈少也哉。教育前途。大可知矣。

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某。有芙蓉癖。堂禁甚嚴。甚苦之。假日之夕。私攜煙具。伏於體操場之一隅。吞雲吐霧。自以爲樂。舍監查視及之。責其不應違章。某曰。吾豈敢違章乎。今日無課。恐就廢弛。特在此溫習槍操耳。舍監曰。體操場內。豈爲吸煙之地。某遽答曰。豈有槍操。而可在室內者乎。舍監知其不屑教誨。製諸總辦。除其名。

學堂既興。一班學生。形式文明。動作間。無不別饒風致。不似中科舉者之氣息奄奄。俗氣令人難耐也。然其一種別派。亦有足解人頤者。每值學堂大考。學生輩忙碌萬狀。奇態畢呈。有某生作竹枝詞一則。代表學生等晚餐之現象。讀之頗有趣味。其詞云。跑到長飢虎。一羣剛往堂上作中文。多人共走波。推浪衆箸齊揚。風捲雲。莫使無腸笑公子。寧教此腹負將軍。行來茶室看新報。紙捲香煙氣郁芬。

北京正陽門大街某生肄業某旅學。身非臥龍。性偏善睡。講堂聽課。輒作鼾聲。教師屢戒之。仍不能改。嘗聞其妻曰。余在家恆與卿談心。遙夜絕無倦意。惟一上講堂。或一見講義。則不覺入黑甜鄉。如有莫之爲而爲者。未識何故。妻曰。此殆爲君之特性。由先天帶來者。某頗是之一日。誕子善啼。夫妻苦不得睡。乃取架上書置兒旁。兒仍啼。某恍然曰。吾知之矣。於是又取最艱深之講義一種。爲已所從未底目者。置之兒面。兒益啼不止。某盛怒曰。怪哉。予每見此講義。必睡去不意汝獨無此遺傳。性詎異種耶。妻聞之怒。以目某始大慚。